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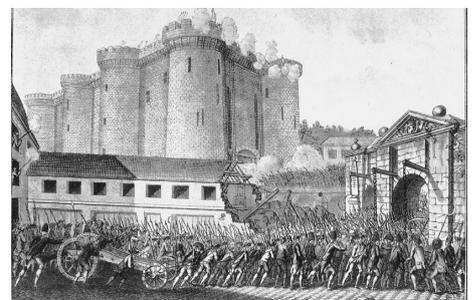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，物理

廖聖命

～曾經幻想過拿破崙的叱吒風雲，也遇過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感動，
但究竟物理撒下了天羅地網，無論身處時空何處～

2004 總統大選後的日子，大概是大家大學四年中最感社會混亂的一段日子。不管你是藍的綠的，還是政治冷感的人，都難以不聞不問。對我而言，身為台大學生，又有著物理的精神，自然不能置身事外。物理，對大多數人而言跟社會科學、政治、學生運動是完全兩碼子事。但是，其實並不盡然。念物理的人，是極度理想的，無論是力學、電磁、熱物、量物，都是以各種理想條件出發，無摩擦的運動、無限小的體積、無限遠的平行場等等。其實從事理論科學的人，都有著這樣的理想性。對自然期待著一種秩序，相信現象中有種合諧的進行方式。面對社會上的林林總總何嘗不是如此。即使熵值越來越大，更參雜著許多難以預測的參數，但心目中的某種堅持卻不能放棄。即使 exact 解解不出來，但再怎麼樣也要先證明它 exist。另一方面，念物理的人是務實的，否則怎能被稱為實驗的科學呢？不同於工學院的應用取向，不同於工廠中的量產考量，物理的實驗為的是驗證想法的可能性，不惜投入大量的成本、時間、精神。在別人眼中看起來的傻事，甚至不可能的任務，念物理的人卻能樂在其中。類推於社會學家的分析論證，社會運動者的熱血堅持，不正是不謀而合嗎？

說完了為什麼自許為一個物理人，卻不專心好好待在學校念書後，或許可以分享一下我對社會科學與社會運動的心得。但即使是感興趣，我對這方面依舊是孤陋寡聞。第一次上街頭吶喊、第一次與所謂的學運團體討論、第一次遭受大眾質疑，心目中充滿著好奇、憧憬與緊張。但我想最深刻的，是想法上的衝擊。無論是社運還是學運的團體，都難免自詡為左派或右派，更有不少人是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的忠誠信徒。國家機器與人民的福利、民主與自由的爭議矛盾、媒體的責任與權力，在這些長期關注的團體裡，討論往往是犀利且堅決地。以上次陳水扁總統的紅樓會為例，一部分的人高興獲得高層的注意，但其實還有許多在場外舉牌抗議，批評這只不過是政府的摸摸頭大會。當勞資的對立擴充到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對立，看似強勢的抗議團體其實隱藏著許多的無奈。社會改革的動力與社會民眾期待的安和社會，的確是難以協調。保守的勢力太弱，改革的動盪將造社會人心的 underdamping。但若是阻力過大，一拖再拖將成為 overdamping。但要如何找到 critical damping，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最大的成效且達到平衡點呢？不只是 k 與 m，更有著柏拉圖的正義，彌勒的論自由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，也有羅爾斯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等等。社會理論與社會運動就如同物理巨人的兩條腿，理論與實驗交替地往前邁進。



物理之於我，不只是爲了日後的工作，也不是爲了發財賺錢，更是一種興趣。何其有幸能在這樣的時代就讀於台大物理，享有著豐富的教育資源。這樣良好的環境，並不是因爲我付出什麼而得到，而是社會願意去支持這樣的一個系所。如果說吃人一口，還人一斗，那麼身爲一位大學生是否也應該爲這社會多付出一些關心呢？或許這樣的想法再八股也不過，但對於那些願意獻身於慈善或社會運動的人，對社會的熱愛就如同我對物理的渴望。喜歡 nokia 手機的那句廣告詞—「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」，其實無論是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或是社會運動，都來自於人們對真理、對真與善的渴望。



曾經猶豫過爲什麼要念物理，因爲躲在一堆方程式中能做些什麼？就像是整天窩在房間裡打電動的電動狂，爲了興趣而著迷其中。但後來看到了法拉第的傳記，知道他爲了社會大眾與孩童每個星期五舉辦科學演講。以及愛因斯坦以他的名氣與威望推動著戰後的和平工作。這些都讓我了解到物理人不只是面對著冷冰冰的符號與機器。不但如此，在物理中更表現出對真實與永恆的追求。物理人不會因此而與世隔絕，反倒是這種追求真理的熱血，可以不斷驅使著我闊步向前。相較於韋伯的「政治是一種志業」，我相信念物理的人足以兼具「以社會爲志」與「以物理爲業」。至於學運與社會運動，我想可以這樣說：常常當我們努力地想要得到一個結果，事實上，我們得到了一個過程。物理也好，社會科學也罷，我想人生就是這些一點一滴的累積過程。

